

阿英編

晚清文學叢鈔

小說四卷

下冊

晚清文學叢書

小說四種
下冊

阿英編

晚清文學叢鈔

小說四卷

下冊

中華書局

晚清文學叢鈔

小說四卷

(全二冊)

阿 英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民族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7 1/2 印張·373千字

1981年4月第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3,501—38,500冊

統一書號: 10018·302 定價: 1.90元

目次

上冊

冷眼觀

卷一

- 第一回 讀奇書舊事覺新民 游宦海燃其空煮豆
第二回 喪天良逆子累嚴親 逃國法刁奴岬賢宰
第三回 說韜鈴英雄傷往事 親宵小知縣誤前程
第四回 太史公治遊遭奇辱 觀察使懼內敗官箴
第五回 繪旗人薇垣聚廳 說訟棍花封射影

卷二

- 第六回 一榻茶烟暢談怪事 百年眷屬誤種情根
第七回 去思碑過客憶甘棠 餞行酒同人爭折柳
第八回 翻新令妙語出紅妝 歎歧途熱心遭白眼
第九回 亂哄哄萬乘走長安 情發發隔窗聽密語
第十回 駐洋場虛心探社會 遇翻黨無意得機關

目次

卷三

- 第十一回 畫葫蘆巧計成虛話 翻舊樣妙女選情郎
第十二回 禍中得福老虎做官 笑裏藏刀烏龜出醜
第十三回 死中丞誤認大小馬 活月老巧判前後夫
第十四回 夢斷鴛鴦魂銷穀埠 書傳魚雁淚灑申江
第十五回 渡長江扒手放謠言 保國粹傷心驚鬼語

卷四

- 第十六回 信數理新學辯神權 誤歧途杞人憂國事
第十七回 小司員冒險拜門牆 老中堂薦才遭黨禍
第十八回 梓鄉歸去災象驚心 噩耗傳來良箴動魄
第十九回 甓社湖魔王識天文 蘇州城周郎歸地府
第二十回 晴川閣兩次宴嘉賓 黃花滌一番談騙術

三

王濬卿

卷五

- 第二十一回 戴高帽政界有心傳 誤聖經俗儒多耳食
 第二十二回 笑官場鼓吹散鴛鴦 演幫匪么魔出社會
 第二十三回 訊理會堂上露真情 開喜筵同人出公份
 第二十四回 笑罵由他風生席上 好官做我月旦樽前
 第二十五回 雨金無術死後悟窮因 致病有原生前嚴

胎教

下冊

轟天雷

題詞（劍心）

- 第一回 荷北山進京納監 韓觀察設席宴賓
 第二回 老師傳憐才成美事 新進士衣錦得榮歸
 第三回 荷庶常再婚貝氏 貝小姐初拒新郎
 第四回 拒新郎兩番設奇計 念舊交三友贈多金
 第五回 逢故友酒樓述奇人 滅天理羅莊奪基業
 第六回 賽西施重造翠微園 羅幹壘監禁水心亭

卷六

- 第二十六回 樂極悲生粵人信鬼 盤根錯節婆子裝神
 第二十七回 吳鎮軍單騎救同寅 鮑男爵懼禍逃內地
 第二十八回 朱素蘭再領鸞燕班 祝如椿重酬風月債
 第二十九回 賓鴻棧醉夢兩模糊 普天香中西雙輯睦
 第三十回 釋嫌疑妙判仰前型 說考試奇談出後進

籐谷古香 三五

- 第七回 登長城少年雪涕 見宗室北山處館
 第八回 同豐堂飲酒高談 菜市口伏屍痛哭
 第九回 鬱忠憤掛冠歸去 莽風塵到處蹉跎
 第十回 半載飄零太史落魄 轟天霹靂編修上書
 第十一回 吳孝廉書齋閱新聞 荷編修衙門罵老賊
 第十二回 搶封章揮拳咬指 降上諭革職下牢
 第十三回 獄中初吟感事詩 海上出售鬼域編

第十四回 論維新初翻點將錄 讀序文歸結轟天雷

雪巖外傳.....大橋式羽 四〇〇

序

第一回 精測繪湖山入畫 托寓言月夜逢仙

第二回 借衣冠熱中魏實甫 望門牆冷覲胡雪巖

第三回 入芝園初仰豐儀 作工程嚴除弊竇

第四回 乘興踏月訪佳人 把酒對花談故事

第五回 八萬金落成大假山 十六院標題新匾額

第六回 造鏡檻豔奪烏銅屏 纏蓮鉤春在紅芸院

第七回 睡鴨爐求沽得善價 走馬樓門派住諸姨

孤臣碧血記.....

孤兒記.....天僂生 四八六
平雲 四九七

轟天雷

籐谷古香

題詞

劍心

威鳳高鶩仗馬瘖，一陽初震闕重陰。竟違梅福乘輅志，空抱朱雲折檻心。萬里君門瞻北斗，衰朝氣節薄東林。願將待訊圖扉草，寫附忠宣浩氣吟。

橫鯨飛浪撼寰瀛，朝局元黃覆一枰。自古國亡緣黨錮，幾人抗疏薄功名！張鈞帝許真狂子，杜甫天憐太瘦生。此後抒辭應作意，烏臺舊案認分明。

關河迢遞兩心同，朋席餘歡轉瞬空。落月屋梁疑李白，橫經太學憶陳東。逐臣文字蠻荒貴，謫宦家園歲月窮。十載江亭留影事，未應銷蝕蠹魚叢。

盲女琵琶撥路歧，中郎身世儘傳疑。《桃花扇》底興亡史，玉茗堂中諷刺詞。盛世鴻圖資笑劇（見《嘯亭雜錄》），趙家遺事演支離。黃車周說專門學，掩卷蒼涼入夢思。

第一回 荀北山進京納監 韓觀察設席宴賓

話說江蘇蘇州府，距齊門九十里，有個縣城，叫做常熟縣，西北跨虞山之巔，南望尚父、昆城兩湖，真是清高靈秀之地。雖僻處海隅，而城市繁華，衣冠薈萃，也是蘇州府內一個名勝之區。地靈

自應人傑，近五十年來，却出了三大人物：一個是位極人臣、尊爲師傅的老中堂，一個是傾城傾國、第一無雙的都老爺，一個是忠肝義膽、不顧生死的太史公。這三人都與覺羅朝很有關係的：一個立朝無疵，是個純臣；一個扭轉乾坤，是個能臣；一個披肝瀝血，是個忠臣。要講三人的故事，很有可聽。這部《轟天雷》，是講太史公的始末；作者還有一部《縉紳領袖記》，一部《魑魅魍魎》，是講那二家的事，其中所敘述，比這《轟天雷》還要奇怪百倍呢！閱者請拭目以觀之。本意已明，言歸正傳。話說常熟縣分兩部，西半部是常熟該管的，東半部是昭文該管的；兩縣同在一城，與無錫金匱一樣。昭文縣大東門外，有個梅李鎮。鎮上有個姓荀的寒士，號北山，單名一個彭字，五歲時，父母俱亡，哥嫂撫養大了。哥哥在外處館，帶他讀書。北山賦性聰明，九歲能作文，只是命運不濟，考過幾次，總不進學。到十五歲時，哥哥得了一個懨懨弱症，將死了，對渾家流淚道：「吾的病看來是不起了。這個兄弟，不是尋常人，好好的看待他，將來靠他過一世的。」渾家應了。又喚北山上前，攏着手道：「兄弟，吾家微賤，親友們瞧不起，你總要替祖宗爭口氣纔好。吾雖不能見你他日得意，在地下張眼望着你呢！好兄弟，你要記着我這句話！」言罷死了。北山大哭，哭得聲啞力竭，倒是嫂嫂勸住了，說：「如今辦理後事要緊。」於是到鎮上各親友家去懇求借貸，張羅得三四十塊洋錢。料理喪事過後，認真的用功，到十七歲時，跟着一個姓姜的老學士進京。那姜老先生見他謹愿刻苦，代他納了監，在國子監肄業。後姜老先生回家，北山不願歸，就住在常昭會館，賣文過活。那時節同鄉京官作寓的頗多，與北山最相好的，有莊仲玉中書，樂伯蓀主政，齊燕樓、汪鶴齋兩太史。

一日仲玉等四人，約北山同到陶然亭。陶然亭在錦秋墩東南，是本朝江藻所蓋，孤亭翼然，牆外有數十株楊柳環繞，亦都中一名勝之地，每逢天氣晴明，遊人士女，絡繹不絕。五人坐着二輛驛車，到了門口，先有一輛車在外，見一個老媽，陪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身穿湖色縐紗夾襖，水銀青熟羅褲子，生得面目如畫，微光照人。北山瞪着眼看時，兩人打個照面，那姑娘似有顧盼之意，緩緩的走出門，上了車，老媽跨上車沿，那趕車的撲的一鞭，趕着走了。北山正是下車，鼻孔裏忽聞一陣異香，手足頓時酥了，那魂兒悠悠揚揚的跟着那陣香去，兩腿似麻木的一般。莊仲玉等已下了車，見他發歎，仲玉忙拍他一下道：「你做什麼，還不進去！」北山不語，連問三五聲，一言不答，四人硬拉着他進門來。到了亭上，見壁上題咏，到處皆是，也有可誦的，也有好笑的。看西面壁上，墨痕未乾，筆意雅秀。燕樓道：「奇了，這是誰做的？」伯蓀念道：

女伴頻頻約踏青，閒來吾亦上江亭；詩成未敢高聲誦，怕有遊人隔院聽。

鵷齋道：「這必定剛纔看見那女子做的，你看筆鋒，不是帶些文弱氣麼？」北山半日不開口，忽聽說那首詩是那女子做的，走近看了又看，慌忙走出亭子，到僧房借了筆硯，重跑進亭子裏面。伯蓀等靜靜的看他，只見他磨了墨，支頤沈思了一回，蘸起筆來，向那女兒做的詩下寫道：

鞭絲帽影滿江亭，一院風鈴不可聽；今日相逢各悵悵，門前楊柳爲誰青？

壬辰首夏，結伴遊此，得瞻玉容，並領珠唾；仙蹤已杳，餘香猶存，荀郎爲爾心死矣。奉和一絕，不計工拙。倘珠浦重來，玉扉可扣，或許狂生，得要交甫之佩乎！言不盡意，誌之於壁。

寫罷擲筆念了一回，哈哈大笑。四人見他入魔了，即拉着上車回去。北山自從見了那個女郎，鎮日間無精打彩，自言自語，忽喜忽悲，仲玉等與他說話，前言不接後語。四人商議道：「北山年紀不小了，總要娶親纔好，不然終日的胡思亂想，不要成了病。」伯蓀道：「他上無父母，下無兄弟，且遠在三千里外，飄飄蕩蕩的，可憐極了，吾們做朋友的，不該應替他尋了一頭親事麼？」燕樓道：「但是他的脾氣不好，惹人討厭。」一日，伯蓀上衙門回來，長班回道：「江蘇會館韓大人來拜過，給老爺請安，說是天津候補道，引見進京的。」說罷，將名片呈上。伯蓀道：「知道了。」次日，就去回拜。那韓觀察名毓鼎，號稚芬，是伯蓀的舊交。二人見了，說了一回閒話，韓觀察道：「小兒去年死了，現家中贖了一個小女，弟閒時教他讀書，聊伴寂寞，今年已十八歲，尚未許字，京中如有佳子弟，望兄代爲留意。」伯蓀允了，即辭回去。次日在大柵欄會豐堂設席請韓稚芬，即約莊仲玉、齊燕樓、汪鷗齋、荀北山做陪客。伯蓀已與仲玉等商議妥當，席上，燕樓盛誇北山的才學，有翰苑之器，並言龔師傅一見如何器重，如何勉勵。稚芬心動了，看了北山幾眼，只見上身穿的是半新不舊的洋寧綢馬褂，胸前油了一塊，左袖豁了寸許，一件竹布長衫，纔作一團，頭髮寸許長，默頭默腦，心內想道：這樣寒酸猥瑣，怎麼好做吾的女婿？又想道：這人既是龔師傅器重，內才想必是好的，要提拔他也不難。他身體雖短小，面目端方，還有福相，將來必定有得意日子，且慢慢與伯蓀商量着。不多時，終了席，各人散了。次日，韓稚芬到常昭會館拜燕樓、鷗齋、仲玉、北山等，只有燕樓、伯蓀在館，餘人都出去了。稚芬就問起北山家世履歷，二人約略說了，稚芬即約二人次日在

米市胡同便宜坊答席，並託轉邀北山、仲玉、鵝齋。二人允了，送稚芬出門。天忽下細雨，仲玉等陸續歸來，只有北山不到。鵝齋要喝茶，出來叫長班，聽見周升在門房裏說道：「苟老爺，你怎麼弄到這樣地步。咳！」鵝齋聽了詫異，站在窗下偷觀時，只見北山坐在靠窗椅上，周升手裏拿着兩條草繩，皺了眉，鵝齋忙叫北山，問道：「你在這裏做什麼？」北山聽鵝齋喚他，紅了臉不答，走出門房，低頭進去了。鵝齋喚出周升，問什麼事，周升道：「剛纔苟老爺回來，小的見他繫腳帶也沒了，縛了兩條串錢細草繩，小的道：『小的給老爺換了兩條帶子罷，這個太不像樣兒。』苟老爺就立着，蹣起腿來，要小的給他解下那條草繩。小的拍着椅子說：『苟老爺請坐著，自己解罷，吾去取帶來。』他坐着脫鞋，那雙襪一只底都沒了，一只還好，破了五六個窟窿。小的看不過，又取一雙襪，請他一齊換了。老爺你請看，就在土炕上。」拏起兩只破襪兩條草繩一颺，道：「這不是苟老爺的東西麼！他換了新的，叫小的不要告訴別人。正在說話，老爺出來見了，小的不敢說謊，求老爺不要給苟老爺說破。」鵝齋應了，又道：「快將開水進來，吾們渴着半天了。」就走進來，一路想道：像這樣去見客人，不是笑話麼？進來要與燕樓等商量，見北山同在一處，不好說話，停了一回，開口道：「北山，有人要請你喝酒，你可去不去？」北山道：「我不去了！」鵝齋道：「却是爲何？你身上收拾乾淨，換過一身新的，何妨去呢。」北山半晌道：「我除身上穿的，別的都去變錢用了，再沒有好的。」伯蓀說：「這不要緊，我的衣服長短差不多，可以借用的。」燕樓道：「北山，你借穿了衣服，總要留神些，不可隨意糟蹋，人家下次就不肯借了。再者你要學習些人情世故，場面上

應酬，是不可少的；不然，出去就給人家笑話。」鵲齋道：「明日是你的婚姻大事，加意要當心，誤了事，我們可張羅不來。」北山聽見婚姻二字，說一句，應一句，道：「這個自然。但我向來不曉得應酬禮節，明日就要赴宴去，今天可能演習得會麼？」伯蓀道：「那是要平日留心的，忙時抱佛脚，不中用的。你明日看我們怎麼樣，就怎麼樣罷了。」仲玉笑道：「不要像《笑林廣記》中弔孝的一般！」五人說了一回。北山見有人給他說親，心中快樂起來，言語就有些精神了。一夕無話。次日早上，燕樓先起身，走進對房，見仲玉、鵲齋正在穿衣。鵲齋將周升的話向二人說了，又笑又嘆。燕樓道：「今日我有些擔愁，不要席上弄些笑話出來，我們臉上都不好看。」鵲齋道：「在我身上，一點兒不要緊。他雖仿佛瘋狂，是心境不好，並不是真瘋，你看他昨日聽見給他說親，說話就與平日兩樣了。」仲玉、鵲齋同出房門，伯蓀也起來了。四人洗過臉，同走到西院，見北山正在寫字，鵲齋走近一看，寫的是年庚八字。鵲齋搶着扯了，罵道：「這算什麼，真不要臉的！」北山不敢則聲，吃過了飯，就問伯蓀要借衣。伯蓀笑道：「他說是酉刻，現在十二點鐘，還有半天呢！你早早的就想穿衣服來穿了做什麼？」北山無言可對。那一天，日子加倍覺得長些，日輪只是不肯下去，北山等得不耐煩，獨站在庭心，看著紫荊花，數著花朵兒、葉瓣兒頑。挨到五下鐘，只見周升到東院回道：「韓大人在便宜坊催請。」北山忙走過去，看燕樓等換了衣。伯蓀擎一件金醬色時花摹本緞的夾馬褂，銀灰色素緞的夾袍子，與他穿了。喚長班叫二輛車，周升伺候五人上了車，同到便宜坊來。五人下車，進門。北山穿了那身衣服，覺着左不是，右不是。走進西軒，只見有四五只

狗搶一塊肉，正在那裏廝打起來，堂倌擎着棍子亂打，那銜肉的一只白狗忽地躡出來，在北山身上撞過，汪的一聲，那塊肉落在地上。北山嚇了一大跳，阿呀一聲，大叫道：「不好了！」發怒起來，瞥見傍有一擔樹枝，就抽着一枝趕出去喊道：「這個王八羔子，真沒開眼，怎麼撞起我來。」那只狗見有人趕他，飛奔去了，北山直趕到門外，那狗不見，喊罵了一回，走進來，踏著那狗撞下的一塊肉，滑了一交。堂倌看着，忍不住笑。燕樓見了，頓足道：「你怎麼這個樣子！」北山拉着伯蓀說道：「你的衣服，被那只惡狗銜着一塊油光光的肥肉撞將來，沾了一大塊的腌臢。」就拉起灰色袍給伯蓀看道：「你看，這不是麼？可惡東西！我尋着打他，他一溜烟的逃了。」鵲齋皺眉道：「還要多說，快隨我們進去罷！」心裏十分煩惱，想今日不該同他來，既已到此，沒法了，又附耳叮囑了一回，方同進內堂。見韓稚芬已在內，相見過了，稚芬道：「小弟恭候久了。」四人道：「不敢，弟等因有些事，所以來晚，望勿見怪。」稚芬吩咐設席，道：「沒有別的客了，就請入席。」稚芬推北山首坐，北山亦不謙讓，立着不言語。主人敬酒，北山亦不道謝，呆了臉，睜了眼，總不則聲，亦不就坐，伯蓀等代爲着急。鵲齋道：「北山不甚會客套，既是稚翁請你首坐，恭敬不如從命，坐了罷。」北山作了一個大大的揖，就坐下，記着昨日伯蓀的言語，見別人吃，他也吃，別人不吃，他也不吃。酒至半酣，伯蓀取枇杷過酒，誤落醋碟子內，北山見了，就舉起箸來，亦夾著一只枇杷，放在醋碟子內亂滾。仲玉、鵲齋看了，又好氣，又要笑，只得勉強忍住，北山尚不覺着。正是：窮途落魄，忽逢青眼憐才；年少登科，別有紅鸞入命。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老師傅憐才成美事 新進士衣錦得榮歸

話說荀北山正是夾了枇杷在醋碟子內亂滾，鵝齋、仲玉捏着一把汗，韓稚芬手裏舉起酒盃，與燕樓談江南風景，講得興頭，幸不曾看見。停了一回，稚芬有些酒意，對北山說道：「僕見足下非等閒之輩，現在時事艱難，朝廷求才若渴，望足下深自磨勵，異日直上青雲，鵬程萬里，上報闔閭，下立門庭，方不負士君子讀書十年所志呢。」伯蓀等個個着急，不知北山回出什麼話來，只見北山嚥了嘴，俯首沈思了一回，不慌不忙答道：「功名富貴，鄙人觀之若浮雲耳。大丈夫修己以俟命，患不能自立，不患不達。且所謂達者，固與俗人有異，有君子之達，有小人之達。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此君子之達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小人之達也。老先生高見以爲何如？」稚芬改容起敬道：「足下果然器識不凡，不愧龔師傅見重。」此時伯蓀等齊放下了心。只見稚芬問伯蓀道：「北山兄今年貴庚？」伯蓀道：「十九歲。」稚芬道：「懸弧之慶，在于何月？」伯蓀轉問北山，北山早搶說道：「七月二十八日酉時生的。」稚芬記在心裏。坐一回，主客各散了。北山與鵝齋、仲玉同車，伯蓀與燕樓同車，回爛麪胡同來。半途中，伯蓀與燕樓說道：「上席的時候，吾萬分着急，到後來韓公對他說幾句話，我嘴裏不好說，心裏止不住的亂跳，不知他要說出什麼來，那就罷了。他回答幾句尚可，却也奇怪，不像他說的。」燕樓道：「可見是福至心靈。」伯蓀將枇杷的事說了，道：「幸而稚芬未見。」燕樓大笑。到了會館，北山脫下了衣服，交

還伯蓀。伯蓀在燈下細看，那件馬褂略有酒痕，夾袍子的下半截，果見有一大塊油亮亮的跡子，無可如何，也就罷了。北山回房，將稚芬席上的言語想了一回，又細想自己回答的話，覺得句句是好，就快活起來；又想道：觀察公既賞識了我，爲何不提及親事，却問我的年庚生日？到後又不說什麼了，莫不是年紀不相配麼？這樣看來，十分有八分的不成了。又轉念道：或者因我在席，不好說明，可恨我在外幾年，不曉得人家定親是怎麼樣的。又恨道：伯蓀、仲玉惶恐是我的朋友，不給我說幾句好話，我要去問他們，時時被他們搶白。咳！朋友是靠不住的。心中似轆轤一般，上床想了又想，有時似可以巴望得成，自笑了一回；有時覺得不能成了，心中發燥起來，枕褥上似有針刺的一般。掀開了被，坐起來，那燈影昏昏沈沈，半明半滅，聽院中正打二更，嘆了一口氣，重又睡下。左翻右覆，胡思亂想，直到窗上放光，始朦朧睡着。且說燕樓次日上衙門去，午後出來，經過棉花二條胡同，拜龔師傅。龔師傅亦係常熟人，本是世家大族，父惶庵公，做過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自己三十歲中了狀元，兼叨父蔭，不二十年，升做戶部尚書、毓慶宮授讀，賞用紫纒紫禁城騎馬，算得尊榮第一，富貴無雙。龔師傅却不驕傲，愛才若渴，待同鄉人尤極周到，有一長可取，無不提拔，北山曾見過兩次，頗有憐惜之情，在燕樓、仲玉面前，屢次囑託，督率北山用功。那日燕樓去拜，適上朝未回，門上辭了。燕樓道：「少爺可在家？」門上回道：「大少爺在家。」燕樓走進大門，經過會客廳，一直至書房，見蓉簾在內，捏着一管筆，正在鈔寫。家人報道：「齊大人到了。」蓉簾立起來見過了，道：「我前日出城訪你，長班回道出去了，你今日從什麼地方來？」燕樓道了失迎，

又道：「我從衙門裏出來，順便過訪。」見案頭有鈔本《元祕史注》，問道：「這是誰注的？向來沒見過。」蓉齋忙搶去道：「一向閒着無事，偶有所得，彙集成注，如今還未脫稿，看不得的。」燕樓也不去看了，就將韓稚芬、荀北山的事說了，蓉齋道：「前日韓公來拜吾們祖老人家，提起北山，原來他有此意，看來北山是要交運了，那人家很有錢的。」燕樓道：「以後尙書公如見稚芬，提着北山，萬望幫他幾句，也算是成人之美了。這個奉託世兄轉達。」蓉齋道：「這個自然。但那家的女孩兒嫁着北山，也够受委屈了。」說話間，已打三下鐘。燕樓辭了出來，回到會館。數日無事。一日，韓稚芬忽來辭行，却巧伯蓀、仲玉在館。稚芬說道：「昨日見龔師傅提起北山，說等他用功一二年，定要提拔他起來，我鄉後起，能繼我志者，必北山也。如此看來，龔師傅賞識不差。前日所說小女未字，望二兄作冰人，致意北山，囑其用功，待得一舉成名，小女當奉箕帚，一言爲定。再者北山在京，萬事求二兄代爲照顧，感同身受。」伯蓀、仲玉道：「這個自然。弟等不知兄長卽欲回津，未具粗酌，以伸別情，抱歉之至，明日當在馬家堡送行。」稚芬道：「不敢叨擾，遠送尤不敢當。弟今日尙有事，燕翁等歸來，代爲致意，後會不遠，從此告別了。」伯蓀等送上了車，進來吃過點食。北山先回來，仲玉、伯蓀對他說了，北山快活得手舞足蹈，大笑一回，道：「好了好了！」仲玉正色道：「你要用功，明年中了舉人，我們纔好給你去說，現在不過一句說話，沒有定局呢！」北山聽了，從此後真的目不窺園，足不出戶，摹擬了一年近科的時候闌墨。次年癸亥八月，就下北場，發榜，果然中了第九名經魁。長班請荀老爺升坐叩喜，一切報費及零用雜賞，皆係伯蓀、鵝齋、仲